

S H U I J I E W U S H E N G



谁解无声

人生是一场嘈杂的会演，
总教人从无边的喜乐中打捞上几朵悲剧的浮萍。

刘宇隆◎著

谁解无声

刘宇隆◎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解无声/刘宇隆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108-0904-0

I. ①谁…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529 号

谁解无声

作 者 刘宇隆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90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真正的音乐在寂静里

——代《自序》

书的序言由自己来写是件不大体面的事情，世俗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做推介人，高尚一点的原因是不能教读者和消费者从一本书里读到更多人的内容，于他们所付出的价格是有减损的。偏偏有不少前辈愿意提携我，而我的书又绝无可能卖出险怪的价格，这篇自序想必来的理所应当一点。

从未真正筹备它的出版，只是把这两三年来的一点文字收拾收拾，也是对我这两三年大学生活的一个交代。

在我的笔下，“感谢”非常多，这两年感谢的内容和过去大为不同，而与今后的那些应当也有出入。从两三岁认字起，我就学着感谢身边的人，后来感谢的圈子扩展了，直至任何帮助过我的人——唯一不同的是，寓于感谢的感激之情有浓度上的差别。后来是我的少年，我感谢的范围竟无限大起来，山川日月、春夏秋冬，有时是一串泛着海咸的贝壳，有时是一片打落在我窗前的霜花。再后来就是青年时期，也就是这两年开始，“感恩”泛滥荧屏，我便开始慎重使用我的“感谢”，就好像不再使用“传说”、“寂寞”、“淡定”一样。

而我真正值得感谢的世界的内容也终于趋于固定，就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在我看，这是人类唯一可爱的方面。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比其他物种的不幸，尽管我们为此也付出过进化的疼痛。就是一年前，我偶尔打开了某个门户的网络新闻，之前我是从不上网读新闻的，消息来源就是耳朵。但我被一组新闻图片震撼了，描绘的是城市的扩张对自然界的挤压，很多鸟类绝迹城市上空，连虫的种类

也少了很多，我从这些全世界采集来的图片里轻易认出了中国以及中国式的冷漠。与之形成呼应的是我身边的城里人，中国目前没有多少乡下人——我说的是心态和心理，而不是户籍。过去我赞美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以为是文明的进步，现在看来：是文明的进步没错，也是文化的倒退，更是人心的劫难。李敖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描述——关于我们的时代。也就是在这种种不道德的夹逼下，情感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很少的“重要”是以“美”为缘由，这估计也就是情感为什么如此可爱而吸引着我。

——所以，我把书的第一章命名为《情感小城》，奈何小城之外的大城和大世界与情感无关。

另有一点我要表达的是：长久以来，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好好反思过。我们从小就是崇拜中国文化的，后来数理化了，便无所谓崇拜不崇拜，反正和高考只有一层汉字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的崇拜也无来由，而不崇拜也无来由。今天的中国全民浮躁，“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统统换算为：事关钱权乎？文化遭遇的首先是冷漠的阻击，然后是迷茫的阻击，最后被迫交给听天由命——何况文化本身还是有问题的！我甚至觉得，儒学提供的中国文化的原动力已基本耗尽。儒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之处已基本被尽数提取出来，积极的部分我们边继承边改良，消极部分我们批判继承，继续挖掘的必要性以及到底还能延伸到何种程度已相当成问题。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哪种学说被赋予如此沉重的兴亡感，即便如“民主自由”或“社会契约”也不过才三四百年的历史，儒学负担的重量早已远远超过它提供的支持力，连缀在儒学上的文化体过于庞杂，而供给其生长的文明形态却早已随工业革命的出现而涣散。今天我们越是强调中国文化，越是透支中国文化，它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需要发展的新动力和基于新动力而产生的新格局犹未成形。儒学需要回归到学说的位置上去，类似在天安门广场弄个孔子的铜像放在那里实在是有待商榷，不是不可以放，如果放也把老庄和墨翟的铜像一并加上。

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是对立统一的，这原本很好理解，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在顺风顺水时一定会忽略对立的成分，在举步维艰时一定忽略还有握手言和的可能。中国人的直筒子思维本于抽象性较差，我们的文化处处体现着形象力大

于抽象力，宏观崇拜大于微观崇拜。而今天的世风日下与传统道德混合的结果是：我们把太多精力耗费在虚与委蛇上，一边抱拳作揖，一边在心底掘人家的祖坟。当宽容遭遇狭隘，宽容或者被污染，或者被吞噬：这正如阿蒂拉大王的匈奴铁骑拷打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历史后果不是野蛮被文明驯服，而是罗马帝国的覆灭。

书的第二章命名为《人与世界》，篇幅上是全书最主要的部分，它试图为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可能，并顺手拿掉一些过于简陋的借口。

第三章命名为《走马兰台》，没错，就是“走马兰台类转蓬”的断章取义。这一章的设立出于无心，就是另有一些篇章既谈不上感谢人类的美丽情感，也谈不上探讨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不过是这两年人在旅途的一些感受。套用一个和“感恩”使用率平级的词，叫“随笔”。

这两年，很惭愧，真正在旅途上的时间非常少，整天呆在书斋里，或是参与一些以书斋为圆心的社会活动。正经地背上行囊，再扔下一肚子顾忌始终是我排在日程却又迟迟实现不了的。曾几何时，旅途对于我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我写的第一本书叫《和自己去旅行》，旅行最好一个人上路，这样才能保证带着充盈感回来。今后一个人上路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会有自己的家庭，有一些赚钱糊口的职业，有记得，有忘记——这些都构成我和自己去旅行的障碍，怎么办呢？直线走不下去，就学会自转和公转吧。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安静的人，除了和极少数的朋友凑在一起可以大声讲话，绝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不爱聊天。我的消遣非常多，犯不着非得和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人枯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折磨。

德彪西说过：“真正的音乐在寂静里。”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罗账、江阔云低，真正的人生在寂静里；而今听雨僧庐中，鬓发星星、西风唱断——真正的学问更在寂静里。

于是乎，《谁解无声》就是我的书名。

2011年3月20日

目 录

情感小城

- 3/初 夏
- 6/写文章之难
- 10/练气功
- 13/蝴蝶兰
- 16/七 夕
- 17/母 亲
- 22/美到荒芜是宁静
- 24/买镜偶得
- 25/目送·共老
- 29/中 秋
- 32/爱过你
- 35/隔重关,困尘寰
- 39/我想像渔夫那样
- 40/人
- 44/琴弦难续——纪念史铁生先生
- 48/聪 聪
- 53/我和英语的恩恩怨怨
- 56/可堪折腰的五斗米

人与世界

- 61/漫谈大学教育
- 67/小议“文化流氓”

- 72/浅谈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
- 77/困局前的一点反思——读《吴晓波全集》
- 88/寒 风
- 92/政治教育不能承受之轻——我的公民提案
- 97/王家岭：坐等一个“杀”字
- 100/偷窥行政成本
- 102/我们被石油消遣着——谈中石油、中石化之垄断行为及垄断地位
- 112/从教育豁口处坠下的平庸——由大学生自杀事件谈教育之豁口
- 117/由“狗屁不通”到“欲罢不能”
- 120/悲剧和惨剧——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世界杯
- 123/做平常人的代价
- 127/谁动了我的善良
- 132/谈判桌上的深渊——铁矿石谈判的“中国悲剧”
- 150/民主的成本——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政治
- 155/是谁碰坏了红太阳的一角——谈中国人眼中的权力
- 160/跛足的文化与吃奶的文化
- 164/帕索里尼的寓言——观《索多玛 120 天》
- 167/革命的两样

走马兰台

- 171/胡同杂话
- 174/战 士
- 176/与王勃
- 176/望乡台
- 177/五台山
- 182/寂静一院深
- 186/幸遇偶得
- 187/中国人的老底
- 190/且听风雪
- 194/埋根何处——由传统服饰的发展现状说开去
- 199/庭院深深深几许

202/人在旅途

205/小镇春秋

208/火的赞歌——谨以我赤忱的敬意聊以为火烧赵家楼之诸壮士菲薄的祭品

211/百般世味总伤怀——火车上读张爱玲

215/远 近

218/遥远的清平乐

221/白山黑水三千里

228/中秋思友人纵笔

229/祖 屋

232/天地初成始太虚——初读张子《正蒙》

237/这个世界的颜色

239/做北京人的这几年

243/小镇姑娘

244/好一座危楼——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天下第一楼》

248/一楼何奇

chapter one



.....情感小城

我愿掏出温暖着我心灵的美丽情感，筑成一座小小的泥城——用以收藏那些对爱、对人生、对山川四季的感激。



初 夏

之前到过南方的一些城市，体味过隆冬季节暖春的感觉，然而无论是春花似锦还是杏雨杨风，或者空气中弥散的娇蕊的香甜，都不得不令我坦言：我更愿意住在北方——只因喜欢四色的丝线织成的时光的衣钵，更眷恋那酷暑烤出的汗液和朔风搅出的瑟缩。总体而言，我喜欢四季。

四季让我感到生命仿佛一股鲜活的流体，从春之源汨汨地奔来，跃上夏的山冈，坠下秋的悬崖，悄然消失在冬的原野里。而更适意的是四季还有其层次。“立春”有青嫩嫩的滋味，“雨水”已淌为酥油的浓腻；“惊蛰”是一点点细胞的鼓胀，“春分”却又突然坠入梦的深潭；清明、谷雨啊，仿佛遥遥地从千年前递来的酒樽……当然还有夏，还有秋和冬。温带的居民的审美应是高一层次的水平，否则那些入情人性的诗句又是怎样从千年前的窗灯氤氲里拨开了历史的雾霭？怕也只有源自四季的文字才真正敲开了千里相遥的两扇门和古今相望的两颗心。

说也在理，人不就是从四季的画卷上剥下的吗？从四季中来了之后，我们重新穿梭于春的懵懂、夏的浓情、秋的况味、冬的清冥；甚至离世的道路也从各种人生的色彩和冷暖中铺过，终点归于木匣中的安详。终于当木匣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四季的奏鸣中，散为一点点音符，淡成起而忽定的旋律。

这一切过程之外，我认为便应当是真正生活在初夏的这段时光。对于我，这段时光竟完全独立于我人生的大多情节，甚至独立于四季的循环往复。仿佛书写我人生故事的大手由此宕开一笔，至今难以琢磨这荡开的一笔是人生的冗句还是杂音，又或者题记再而序跋。

不过可以确信一点：初夏并非我所厌弃，相反倒是由衷地喜爱。原因我说不清，只有如下这两种感觉。

其一，我喜爱在初夏的天光云影里漫想，这大不同于其他季节的过分清醒和理智。

初夏大半是阴天，无论“立夏”还是“小满”，无论中原还是塞上。我不愿做什么一板一眼的分析，只觉得初夏可能还留有兜尾的“谷雨”的几分湿气，又被牵头的“芒种”和“夏至”的暑期烘着，所以天地是一团云蒸霞蔚的浑元。大概《易经》里“海马献图”的时节正是初夏，“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的推演也是先祖们面对着一坨初夏的云团进行的。否则为什么这些智慧深处的玄理倒有些初夏云天的色态？

而初夏又大概是写诗的最佳时期。春天是留给诗人酝酿情感的，他们往往身在异地或是在去往异地的路上。初夏回到书斋，或许收拾下一程的行囊，或许平静下来，轻轻拭去琴弦上的尘埃。若是春天里的出行成为人生的葬礼，那初夏本身就是一曲生命的悼词和挽歌，其诗情之充沛哪还需要笔墨去笨拙地装点？

初夏的天光是晦暗的，然而正是这些浓云叠成了我思绪的长卷。我于是想读书、想写作，对于人生并生出好多奇思，又似乎愈是好奇，心底愈是宁静。我想可能对于真正的文人，在哪个季节，或是什么时候写作都并非要紧，灵感一旦喷涌，便是笔尖蹬上舞鞋的时候。但我似乎只有在初夏前后和隆冬几天才写得有味道的篇章来，可能正是因为天光的惨灰与暗淡教我不想去外面瞎跑，又不想呆呆地捏着几本书发痴——那便只有写作可以排遣心中的淤塞。初夏并非初春或晚秋，释放不出澎湃的诗意教真正的文人们哑摸，但情境如我所言，却当真是写作的佳时，只是尚缺少精到的论证。然而无所谓对错，“初夏”也仍旧是我享受的时光，也许嗅到了我心中文学的香气，初夏顶开我的门帘，像一只驯服的小狗轻轻舔着我的笔端。

其二，初夏储存了我童年的半箱回忆。

那是我并不聪慧，也不出众，却也不算呆笨。只有初夏才是真正令我舒心，并能教我大动一番脑筋，以示与众不同的时光。所谓“动脑筋”，无非是怎样玩出奇妙。我会带领几个邻居的小兄弟去随便哪处的草窠里寻找蚱蜢或是别的昆虫，有时也逮蜈蚣，有时却忙了一天半晌的只抓到几只“飞蚁”。我还会在有参



天大树的地方组织一些新鲜的游戏，时而我们飞翔在外太空，时而我们驰骋在古战场；有时几个人扮“英雄”，却到处惹是生非；有时几个人扮“大人”，说好了——一大帮去银行柜台前齐吼一声：“小姐，存钱！”然后谁也不许跑……

小孩的世界是广阔的，我再想不出“滴水藏海”以外的词语加以形容。然而这更折射出作为青年人的诸多悲哀。“童真”日渐淡去，“成熟”又像是雨后破败的蛛网在四处伶仃地悬挂。心智处于“不上不下”的年纪，眼中的世界是那样诡异，又是那样陌生。“初夏”的时光对于童年几乎是我全部的意义，对于人生，则又无异于珍贵的典藏。

瞧见暑假已被英语、声乐、美体等业余班占满了的同龄人或是小兄弟，更由衷感慨并庆幸自己还有一个完整的值得回味的童年。

我们今天所奉行的教育应当说还不是“唯人”的教育。孩提时代就要像“超人”那样飞行于各色学校和业余班之间，不同的是——超人拯救的是人类的幸福，孩子拯救的是掘墓者的腰包。家长们互相模仿，企图用金钱和童年去烧制出一件打着孩子姓名的精美瓷器。然而任是多么伟大的窑工想动辄就烧制出传世的宝器也是不可能的。

有些时候，绝美的风景是天外的极光——可遇而不可求，路边随意看到的不过一片朴素的草木和宁静的小溪。我们仰望极光，需要砥砺极地的严寒；而身处林间，畅饮溪水则只需人生之路上一次小小的转弯。还是还孩子们一个有意义的“初夏”吧，让他们也从过早背负的人生困惑中抽出身子，偷望一眼蓝天的澄澈。

“初夏”如今在北京，我居住的地方已被各种灯光和空调所掩盖，只有向郊区走上很远的一段路，才能让我触到她长裙的后摆。

然而诗情却没有就此消退，四季也依旧是我生命中的纯美赞歌。初夏虽是赞歌外的一曲牧童的竹笛，我也甘心为之打开我的耳际。在初夏时节，我不必为奔忙而苦恼，不必为理想而踟蹰，我的手中只有一支笔，我的头顶只有茫茫的天空和星月。

我已为心灵的种子腾出了半亩薄田——日光下、月影中，挥汗如雨，辛勤耕耘——何愁人生不盛开呢？

2008年7月11日

写文章之难

过去“文章”专指升官发财用的八股文，现在概念固然宽泛了，文章也并不见得好做到哪去。

我刚开始写一点东西是在小学三年级，也正是那时候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文《故乡的黄牛》。当时对文章之难尚无一点概念，甚至觉得只要连成字句的东西都可以唤作“文章”，现在想想似乎也没有什么亵渎文章的意思，孩童之见而已。那时写文章确实比现在“容易”好多，提笔就敢写——真的不含糊！往往是老师布置下作业，抓着题目就写，也不想，更不查资料，两三百字的东西根本不放在眼里。现在想想实在惭愧，可能是才尽的江淹附体的缘故，单是一首七绝我就得耗去差不多整个晚上的经历和一大天的脑筋，实在是才智的倒退啊！

《故乡的黄牛》就是这样被我写出来的。我甚至在动笔之前都不知道我的故乡盛产黄牛，只从幼年的记忆的影壁上剥下了一些有关牛的斑驳的影子，还不能肯定那就是要写的黄牛！但我确实把文章写出来了，甚至获得了一辈子生活在乡下并和黄牛打交道的亲戚的称赞。

我现在也无法说清自己是怎样构思文章的，我即便会不辞辛苦地翻阅各种资料，阅读很多相关的书籍，但往往是想到了一些事情，马上就拟定了题目。虽然成文的过程万分艰辛，胸中也并不是成竹丛生的，但也并不痛苦。我似乎没有什么顾虑，不怕文章拿出去就成为笑柄。小学三年级的我不怕笑话是因为不懂“人言可畏”这四个字的厉害，现在仍旧是不懂，所以依旧不怕！

小学写文章大多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下的作业，尽管有些确实写的可以，但也有不少只是应付差事。无论怎样，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写文章有什么难的，竟至搅扰得诸位同窗张口言死。可能是那时给的题目实在太浅，确实不用榨干脑汁，



也对啊——书本给的题目哪能比上人生给的呢？

到了初中，我觉得写文章似乎已经和吃饭睡觉差不多了，是每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正经八百的语文功课是完全隔离开的。当然也毫不察觉文章之难，只是偶尔为了挖掘一点所谓的“深层内涵”，需要把思维的野马赶到莽原上跑跑，机械地挪动笔尖已对付不来了。

我记得初中唯一一次认识到文章之难是由于市里举办一个读书感想交流会，老师教我无论如何交一篇类似于读后感的东西去参赛。我才上初一，能读过什么书啊！于是我第一次验证了“绞尽脑汁”的含义。当然我说过，虽然成文的过程无比艰辛，但我自得其乐——因为在我眼里写文章从来都不是一件找罪受的活计。我满怀信心地交了稿，本以为至少获个二等奖，却连个鼓励性质的优秀奖奖都没得到。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对写文章的诸多自信其实是空中楼阁，没有真才实学始终只能在浩瀚文海旁的小泥沟里晃荡。这次幸好参加的是读书交流活动，需要亮出真本事，好让我一眼便看准了自己的差距。一点点赌气情绪飘散过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文章的诸多自以为无懈可击的理解。

这是我人生迎来的第一次“悟道”。我没有遵从朱老夫子的话去老老实实在地“格物”，也没有能做到王老夫子要求的“知行合一”，我只是在闲暇的时候翻着我原来的文章呆想，想来想去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文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在两年半的深思里时时感受着文章之难。我在这里甚至很难简单地谈一谈初中时被这个问题困扰所做出的一些花拳绣腿的“抗争”，因为还没等我理出个头绪我就猛然发现我真的对文章一无所知。

人往往是这样，经不起沉思的考验。很多东西本以为是自己的，甚至此刻就牢牢地攥在手中，但细细思考后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世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道理，也皆有其灭亡的演进，无论是存在还是灭亡它都会处于一种暂时的运转状态之中，无数的状态堆叠在一起连接着起点和终点。

文章则似乎不符合这一常理。我说不清它存在的道理，因为小到生活之万一，大到宇宙之无穷都可以见诸笔墨，以人类熟悉和喜爱的方式留存下来。我们需要文章，没有一二三四的原因可以罗列，只要人类还在不停地思考，还在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就注定离不开文章。我们纵然可以通过研究语言和文字的起源去研究文章的起点，但文章的终点是人类目前的眼界所不可寻的。有文明滋生的地方

就会留下培植文章的土壤，它的形式会被不停地打破，但实质是非常稳定的——因为任何形态的文明都不可能彻底地放纵自己，任其漫漶，任其淹没。因此文明本身需要不停地做归结，而一次次归结的实际载体不止是肉质的头脑，更有不朽的文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章也似乎没有呈现出一种先行后续的发展状态。我们今天写出的诗词歌赋与古代士林的平均水平有明显差距，显然这并不是我们的懒惰所致。

高中阶段，我对文章之难已经有了一点认识却始终束手无策，我写文章比原来要“费劲”得多。不只是因为过去的矛盾依旧存在，而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那便是应试作文。

我在高中之前没有遇到应试作文如此之大的阻击，因为那时的习作其实与应试的要求差距不太大，而老师要看的也不过是你的写作水平，而非应试技巧。但高中阶段“分数”已经正式加冕登基，一篇作文的唯一目的是得高分！说实话，应试作文得分的高低是看不出太多写作水平的，但却会通过高考影响到你下一步的求学大计。我又一次进入了“悟道”的状态。

这次困惑我的疑虑是：写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类似于“文章究竟是什么”的难以下手的问题，一时间马上有许多言之凿凿的答案浮现在脑际。问题正在于此——究竟哪个或哪几个是对的呢？这就不禁令人慨叹：“选择太多”和“没有选择”某种程度上真的一样。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在不停地练习着应试作文的写作，刚开始非常不顺利。第一次写作文四十分满分我只得了十分，而之后虽然能勉强够到三十分，却实在令我高兴不起来。我总是尝试着把尽可能少的信息放在一篇文章里，也尝试着把主题削减到不用做任何分析就能看得出来的地步。可是我仍旧没有成功。这么多年的写作练习让我只有先把自己的逻辑镶嵌到每一篇文章中，才能把各种要表达的内涵缀在逻辑的锁链上。但后来无数的失败证明：应试作文的逻辑和内涵必须非常清楚地分别择出来，因为老师要给“结构分”和“内容分”，你不能让他们再做额外的辨析和归纳工作。

整个高中阶段，我没能弄清楚应试作文究竟应当怎么写，更没能找到“写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答案，而“文章究竟是什么”的探究尝试也几乎没有进展。我前所未有地感受着文章之难和作文之不易，拿起笔就觉得仿佛是在挑着一